

我們昨天跟大家學習到《俞淨意公遇灶神記》第一大段，裡面談到俞先生與他的同學十幾個人結一個文昌社，就是依照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裡面的教導，在社會上做這些善事，弘揚善法。在傳記裡面也舉出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幾樁善事做個代表。昨天跟大家學習到「惜字」，就是《文昌帝君陰騭文》裡面的「勿棄字紙」，就是有文字的紙張不可以隨便丟棄，給它弄髒了，或者跟髒的東西放在一起，丟垃圾桶，這對文字就不恭敬、不珍惜，這是有罪過的。特別是佛教的經典，更不可以隨便來丟棄。昨天我們學習到「愛惜字紙」它裡面的意義、內容非常之深廣，我們根據《安士全書》第一卷「文昌帝君陰騭文」周安士先生的註解，我們明白為什麼古聖先賢教我們要愛惜字紙它的道理，把愛惜字紙這個道理給我們說明了。這個道理說得非常好，讓我們明白惜字它的功德。我們現在在我們淨宗道場，這也是我們修福的一個項目，有些同修發心來做這樁事情，做得也很有心得，這是惜字這個項目。

我們今天這堂課，接著就是下面，他們結文昌社舉出惜字，接下來放生，「惜字、放生」，講到放生這樁事情。放在《安士全書·文昌帝君陰騭文》的註解，這段文的原文它是講，「或買物而放生」，在傳記裡面比較簡要的講了放生兩個字，在原文是「或買物而放生」，物就是物命，買活的物命來放生。放生是善事、是好事。在我們現在佛門裡面，放生這個活動也很普遍，所以放生，自古以來每個時代，在佛門的弟子都有做這樁善事，這也是善事其中一個項目。在台灣，現在有很多佛教單位專門辦放生的這樁善事。放生也必須要有一些放生的常識，這些我們不能不懂。

我早期剛出家的時候，二十六年前，出家到今年二十六年，二十六年前剛剛出家，我出家的道場就是在台北市杭州南路佛陀教育基金會。當時道場是簡豐文居士他供養的，他捐獻出來的。基金會開始運作沒有多久，就是我出家大概幾個月，大概三、四個月，基金會就舉辦放生的活動，辦放生。當時剛剛開始辦放生活動，比較沒有經驗，買了很多物命，特別是人工養殖的這些海產類，這些物命買了很多。我們佛堂在十一樓，十一樓上面十二樓頂，算是十二樓。當時我們就按照一般放生儀規，把這些物命用電梯送到十二樓佛堂，去說法做皈依，也有鳥、也有海產，買了很多。這個儀式做了大概一個小時，然後再把這物命從十二樓送到樓下，再用車子載到郊外去放生。但是當放的時候，有很多物命死了一半以上。後來發現這個時間不能耽誤，所以後來買了物命就到放生的地點去舉行儀式，這樣就節省很多時間。

物命買來，像鳥好幾百隻擠在一個鳥籠裡面，這互相踩來踩去踩死了很多，這是放生它有這些問題。後來慢慢改進，現在基金會放生已經到今年二十六年了，後來轉為護生。放生，後來知道要買哪些可以存活的物命來放，偏重買野生的，放出去牠才能活得下來。如果買人工養殖的，你一放了，牠自己沒有謀生的能力，自己不能生存，放了沒多久牠就死了。所以後來買的大部分都是買野生的，買野生放回去牠自己能夠生存。後來放生的風氣在台灣就非常普遍，基金會後來有些放生款就轉入護生，就是做愛護動物這些文宣、宣導，這方面也是非常重要。可以說這方面是屬於比較從根本上來做的，讓大家明白為什麼不要殺生，這是從根本上來做。買物來放生是從治標這方面來做。

在澳洲，在三年前，我在布里斯本澳洲淨宗學會，他們也偶爾舉辦放生活動，我也去參加過二、三次。在澳洲，布里斯本市政府

有個規定，你要放海產類的、水族類的，一個月前要先向市政府報備，我們大概要買什麼樣的海產，是鹹水的、淡水的，還是半鹹半淡的，你大概要買哪些要先給市政府備案。市政府根據我們給它報備的這些水族類的性質，他來指定我們放生的地區，哪些地點，適合我們放這類東西，避免破壞自然生態。這個做法也是我們放生的常識，這個也不能不知道。所以放生不懂得這些常識，有時候我們放了之後，反而會造成一些自然生態的不平衡。比如說你放的地方不對，放下去那個水族類牠不能生存，牠不適合在那個地區，這個我們就要選擇，選擇牠能生存的地方。澳洲市政府有提供這項的服務也非常好。物命這些放的地區性的選擇，哪些種類，這些放在什麼地方，這個一定要知道的，這個常識一定要知道，這樣才能達到放生真正的目的。

所以過去在民國初年，那個時候也有很多人發心放生，在佛教界裡面發心放生，有些人還去挖放生池，造放生池來放物命。有人就寫信請問印光祖師，放生，他要發心做個放生池來放水族類的，那要怎麼放？印祖就開示了，印祖就是說你放生池的水族類要有選擇，哪些魚蝦適合這個環境你才能放。印光祖師講，你總不能去買一條鯊魚放在水池裡面，那些小魚都被鯊魚吃光了。印祖就舉個比喻，就是你去釋放一個強盜，然後去放到善良老百姓那個鄉村，那個鄉村的人都被強盜殺光了，財產都被他搶光了，你說你這是做好事還是做惡事？放生也是這個道理。所以這些放生的常識不能不學習。佛陀教育基金會放生二十幾年了，可以說到現在是經驗豐富，在我們華藏淨宗學會第一個出家的出家眾莊行法師，他以前在家的時候就是擔任佛陀教育基金會放生組組長，我聽他講到很多放生的經驗。我們如果要放生，這些資料，現在電腦網路都很方便，要找這些資料並不困難，我們可以找到這些資料。所以好心要買物來放生

，我們要蒐集這些資料，要怎麼放，買什麼東西。

另外就是說，你放生要不定期、不定點，也不一定到一個地方去買，這樣是最如法。基金會剛開始放生，當時我們也都沒經驗，基金會他們放生組就去訂，很多人聽到放生做好事就捐很多錢，這個錢人家指定放生的，你也不能拿去用在其他地方，這要背因果，還要專款專用，人家要放生，你就要全部去買了。這個錢很多，這個月要全部給它放完，我記得當時去買那個鳥，大概可以買一千多隻的鳥去放。然後打電話到鳥店問老闆，你們現在有沒有一千隻的鳥？老闆說沒有，我們現在只有五百。你趕快再去幫我抓五百來。我們這個錢這麼多，不然不夠。老闆就趕快打電話到南部，叫他們加快速度再去抓，抓來給我們買，我們買了再去放。後來我們老和尚聽到這個事情就給我們開示，他說你們這樣放是不如法的，你怎麼可以叫人家去抓來給你放？這就失去放生的意義。你不能去跟他訂，我幾月幾號我要放生，你去抓一些過來讓我們來放，這樣做了就不如法，不對了。這個變成你鼓勵人家去捕捉這些動物，你沒有要放生他還抓得少一點，為了你要放生，他拼命抓抓多一點來賣給你，這就失去放生的意義了，這就不如法。

過去早年我聽說，在台中蓮社也曾經發生過一樁事情，台中佛教蓮社，大家都知道是佛教團體，佛教徒都吃素，不殺生的，而且還放生。就有一個人去抓了兩隻烏龜，就拿到蓮社門口，要在門口當場斬首示眾，要把牠殺了。這些蓮友看到，大家趕快出錢給牠買起來，我們慈悲為懷要放生，那兩隻烏龜大家買下來放生了。第二天那個人又抓了四隻來，多抓兩隻，他知道我抓了你一定會買。你不買，我就在你們蓮社的門口斬首示眾，當場殺，殺給你們看。後來李老師知道這個事情，李老師說不要給他買了，要殺就讓他殺。第三天就沒來了。這個也都是放生的常識，我們要明白。所以我們

現在放生，我們就是建議佛教團體，善心的團體，不定時、不定點。我們不要定固定的時間，也不要固定一個地方去買。我們臨時的，他有多少我們就買多少，這樣是最如法的。因此我們希望放生是好事，但是要做得如理如法，避免一些負面作用，我們希望把一些比較負面的我們要改進，大家要改進。

現在我們放生，我們在台北做放生做了這麼多年，也有個經驗，所以我們現在也跟大家講，在這項目裡面，我們有涵蓋護生這部分，就是宣導的。特別我們講像《安士全書》講的因果，因果教育，這是從根本上來放生。為什麼？因為人如果你不殺生吃肉，他就不會去抓，那是真正徹底的放生了。大家為什麼殺生吃肉？不明因果，不明白這樣會有什麼後果，果報是怎麼樣他不知道，所以他才會這麼做。他如果知道，我想沒有人敢做，除非他真的頭腦有問題。知道這個因果利害關係，跟自己切身利害關係，這個我們要知道。所以買物放生這是好事。最近我們這些年，我們在台北也有一個放生聯誼會，上個月剛剛放生，放生聯誼會。要把放生的意義，它的目的，我們要常常提醒、常常說明，為什麼要放生，講這個因果的道理。

在幾年前，大概在三年前，我們道場一個出家眾，她家裡是養羊的，在高雄養那個羊要賣給人家去殺的。後來我們也勸她家的父母要改行。但是他們改行，他也覺得不曉得要做什麼，他這個行業做很多年了。但是總是這個行業是不好的，我們知道雖然不是你親自殺的，但是你養大了總是賣給人家去殺。雖然沒有直接殺生，也是間接的殺生，賺的錢是殺生的錢，這個果報不好。所以他們家裡，孫女有些臉都長得都像羊一樣。賣肯德基炸雞的，那個子女的臉相就像雞一樣。這個真的一點不假，那個業力的影響。後來我們有同修發心，說不如把他們家的羊買來放生，大家放生。我們一個階

段、一個階段都會放生，那個階段大家就發心，你們家父母養的羊，不如就買來放生。那買了，買了那麼多隻羊要放到哪裡？剛好台灣海濤法師他也專門在辦放生的，他在台南有一個空地很大，專門給人家放牛放羊，然後牛、羊買了就載到他那邊去放。我們把我們道場的出家眾她父母養的羊，好幾百隻給他買下來，然後運到海濤法師台南麻豆那個地方，一個放生園區放了。

海濤法師他也請專人在照顧這些放生動物。結果他們照顧羊沒有經驗，羊感冒了也不知道，羊一隻一隻的死掉。後來就請我們道場的出家眾她母親去看，她母親就帶著針筒，她知道哪隻羊感冒了，一下子一針就打下去。後來海濤法師他們那邊照顧放生園區的負責人看到，這個羊你們來照顧比較有經驗，我們照顧一天一天死了幾隻、死了幾隻，這個買了放生就沒有意思了。他說不如還是給你們照顧，後來想來想去在哪裡照顧？因為羊，他們有蓋羊舍給羊住的，後面、下面是空的要通風的，還要給牠清理，感冒要給牠打針。後來海濤法師說，這樣好了，我發薪水給你們，這個羊還是送回你們家裡原來養的地方，你去照顧，然後一個月薪水比一般少，但是過日子可以，這些飼料、草，他補充一點。然後這些羊又載回去他家，原來養這些羊是要去賣給人家殺的，後來現在這個羊變長生羊，就要照顧到牠往生，一樣在照顧那個羊，那海濤法師就發薪水給他們。

後來她的叔叔、伯伯也都是養羊的，聽到這個消息，他們也要賣，同修就發心又給他的羊都買下來，買下來就照海濤法師那樣，海濤法師發薪水照顧那些羊，那些羊福報太大了。所以他們家現在變成，原來是養那個羊去賣的，給人家吃羊肉爐的，現在變成那些羊的長生園區，變放生園區。我說這是好事，這是也給他們家人一個轉業的機會，不然他造那個業要轉也不好轉，轉不過來，不好轉

，要轉這個業也是很大的因緣。我們有這麼一個例子，這個放生的。所以放生我們現在累積很多經驗談，可以提供給大家參考。

我們接下來就來講《安士全書·文昌帝君陰騭文》「或買物而放生」，周安士先生的註解。「發明」，就是發明為什麼要買物放生的道理。「王法之治罪人也，不能加於殺戮之外；父母之愛子女也，不能加於生全之外。可知天下之最惡者，唯殺生；而天下之最善者，唯放生矣。」我們先講這一段，這一段給我們發明為什麼要買物放生的道理。周安士先生他給我們講，王法之治罪人也，不能加於殺戮之外，王法就是我們世間的法律，法律在治犯罪的人最嚴重的、最重的也不能再加以殺戮之外，殺戮就是這個世間王法治罪最嚴重的就判死刑，就把這個人給殺了，頂多就是只能做到這樣。意思就是說，你世間的法律治罪人，這個罪最嚴重的就是把他殺死，像現在這個法律判人判死刑。不能加於殺戮之外，除了給他殺死之外，你還能加他什麼？意思就是說，這個世間法律判得最重的就是把他殺死，這是最重的。再沒有方法比這個更重的，你就是給這個人殺了，殺戮，不能加於殺戮之外。殺死了，其他什麼罪、什麼刑罰你也加不上了，這就是講最重的，最嚴重的，也不過就是給他殺死，這是王法，法律。現在全世界還是很多國家都有判死刑的，這叫殺戮，這是最重的，最重的罪判死刑，就給他殺了。

父母之愛子女也，這是講天下父母心，父母愛護子女你能愛護到他怎麼樣？也不能加於生全之外。生全，生就是讓他好好生存著，保全他的生命。你做父母的愛子女，愛護有加也不能超過這個之外，就讓他好好活著，好好生存著，好好照顧他的身體。這就是你愛護子女，就是希望子女好好生存著，沒有父母希望自己的子女趕快去死，所以天下父母心。縱然有時候愛之深、責之切罵兒女，但是那也是口頭上的氣話而已，其實做父母的人心裡他怎麼忍心兒女

去死？這是我們可以理解的。這講兩個極端，父母愛子女，也不過讓他好好活著生存，你也不能再加這個之外；王法治一個罪人，最嚴重的就是把他處死、殺掉，也就這樣而已。

這段話給我們做個開頭，下面給我們講，可知天下之最惡者唯殺生，最惡者就是犯罪的人他造極重的罪業就是被殺，最不好的事情也就是殺生，他這罪很重把他判處死刑，把他殺了。這是最不好的事情，殺生是不好的事情，你人給人家判死刑，那好事嗎？被殺了是好事嗎？不好，是很不好的事情。這個說明什麼？天下最不好的事情就是殺生，一個生命好好的，他好好生存著，你就把他的命給斷掉，這是最不好的事情，最惡的事情。而天下之最善者，唯放生矣，天下最好的善事就是放生，最惡的事情就是殺生。我們知道，眾生都愛惜自己的生命，連一隻螞蟻牠也愛牠的生命。不相信你去試看看，一隻螞蟻在地上跑，你用手指頭要給牠捏死，牠都一直跑，這個我小時候都玩過的。說明什麼？螞蟻我們看牠的體積那麼小，但是牠也愛護牠的生命。從這個地方我們就知道，這一切的動物跟人是一樣的，我們人愛護自己的生命，不希望我們這個生命受到傷害、受到殺害。那一切動物牠也是這樣的，牠也是愛惜牠的生命，牠也不希望牠的生命無緣無故被殺害了。

所以，天下最惡的事情就是殺生，最善的事情就是放生。放生就是這個生命將要被殺害，你給牠解放了，現在大陸很習慣、很流行用解放，解放是放生。如果你去戰爭、去殺人，那不叫解放，那叫殺生。你用武力這種手段去殺人，戰爭，那不叫解放，那叫殺生，造罪業，將來冤冤相報報來報去的。解放是什麼？就是放生，你不要殺生，所以放生，一個生命他得到解放了。一天到晚殺生吃肉那談什麼解放？一天到晚在幹殺生的事情。所以你要放生那才是真正的解放，牠得到解脫，被放生牠就得到解脫了，生命不要被殺害



「夫禽獸與人，形體雖異，而知覺實同。觀彼被執之時，驚走哀鳴，逾垣登屋；與吾人類，當王難捕戮之時，父母傍徨莫措，妻孥投死無門，異乎不異？」這一段是給我們講，讓我們去觀察，夫禽獸與人形體雖異，就是說我們人類這個身體的形狀，跟禽獸動物的形狀，雖然不一樣，形狀不一樣。而知覺實同，我們人會癢、會痛，禽獸雖然形狀跟我們人的身體不一樣，但是你打牠、殺牠牠也會痛，牠也是有知覺，有感覺的。所以過去我聽到有個同修，他吃素了，不再吃肉，那他什麼因緣發心吃素？有一次他的手指頭被刺刺到很痛。他突然想到魚被那個鉤，釣魚那個鉤，鉤起來，我這一點點的刺，刺到肉裡面就痛得不得了，那個用鉤給牠鉤起來，那個多痛苦！突然他想到這樣，他發心吃素不再吃肉了，這是他善根發現。這個我們可以理解的，人知道疼痛，動物也是會疼痛的。

觀彼被執之時，再叫我們去觀察，這些動物要被抓的時候，牠是不是很樂意的被人家抓？不是。驚走哀鳴，你要去抓，牠就跑，驚走就是好像我們人一樣，有人要抓我們，我們就會驚慌，我們要趕快逃跑，跟人一樣的；哀鳴就是被抓到的時候就很悲哀，鳴就是牠的叫聲，叫得就很淒慘。逾垣登屋，逾就是超越，垣就是矮牆，牠會想盡辦法跳過去這個牆，或者是飛到屋頂去，就是要逃生，牠知道牠的生命要受到傷害，牠要逃生。跟人一樣，我們人有人要抓我們、殺我們，我們也是很驚慌要趕快跑。哪一個人他很樂意被人家抓去殺？沒有，動物也是一樣。講到這一段，我就想到小時候，我們家裡都養雞、養鴨、養豬，過年過節我父親就要殺雞殺鴨，我父親也沒學佛，殺雞殺鴨的。看到那個雞要去抓，我父母他們養雞，要去抓，那個雞就飛、就跑，有的跳到桌上，有的飛得比較高的，以前那個房屋都是平房、瓦房，飛到屋頂上，這個我看過，的確

牠不是很樂意讓你殺的。牠是跟人一樣驚慌失措，要趕快跑。所以逾垣登屋。

與吾人類，當王難捕戮之時，父母徬徨莫措，妻孥投死無門，異乎不異？這就是跟我們人類一比較，我們人類當王難，王難就是政府或者打仗軍隊，遭遇到這個災難，我們被抓了，抓了以後就被抓去殺了。這個時候做父母的人徬徨莫措，很徬徨不知道怎麼辦。妻孥投死無門，妻子兒女就沒有門路可以逃生，被抓了要被判死刑，那種心情、那種感受。那個動物我們要抓起來給牠殺，跟我們人被人抓去要被殺死，牠那個心情、那種感受，異乎不異？一樣不一樣？大家可以想一想，觀想一下，我們被人家抓去要給我們殺了，那時候你的心情怎麼樣？會不會害怕？還是很自在無所謂？我看不是這樣吧，應該魂驚魄散。所以，從這個地方去觀察，說明一樁事實，殺生這個事情是不好的，是惡的、惡業，是不對的，這是給我們說明。

下面再給我們講，「觀彼臨刑之際，割一雞，則眾雞驚啼；屠一豕，則群豕不食。與吾人類當劫掠屠城之際，親見父母傷殘，目擊妻孥支解，異乎不異？」這段又給我們做個比喻，我們這個世界上常常有戰爭，內戰、外戰，在世界各國都有曾經發生過。在我們中國是全世界內戰最多的國家，沒有跟外國人戰，也跟自己打仗，自古以來就很多。戰爭的時候，戰爭人類當劫掠屠城之際。我們大家都知道二次大戰，日本侵華，南京大屠殺，外國人拍的影片有記錄。自古以來這種戰爭是非常多的，這是指外國侵略中國。中國人自己打自己，屠城這個也是很慘的。一個地方被軍隊攻下來了，那些親人父母子女受到殺害，那親眼目睹看到自己的親人被殺。目擊妻孥支解，看到自己的妻子兒女被刀砍了，這個四肢被砍斷支解了。這個跟動物被殺的時候，牠看到牠的家屬被殺，那個情況是一樣

不一樣？子雞看母雞被殺，那是不是就像人類戰爭的時候，兒女看到父母被殺，父母看到兒女被殺，那種慘狀是不是一樣？所以殺一隻雞，其他的雞都驚叫了；殺一隻豬，其他的豬牠就吃不下，牠也知道牠的同伴被殺，也輪到牠自己。

所以以前我們家養雞養豬，我都是親眼目睹的，看我父母親殺雞、殺鴨的。殺豬，我們家是有養豬，但是沒有自己殺，賣給人家殺。每次要賣，屠戶都會來，以前是用磅秤秤重量，四肢綁起來，兩個人抬起來，然後一個人秤那個重量，看能賣多少錢。我看那個豬叫得就是慘絕人寰，這我從小看過的，我們自己家裡。其他的豬聽到這個聲音，牠們就吃不下了。跟我們人是一樣的，我們這個一家人，家人被殺了，你心情怎麼樣？你那個心情，還有心情吃得下嗎？吃不下。所以我們人戰爭逃難，我們這邊很多同修是從越南，我都聽說逃難的。我到法國巴黎，他們也逃難，台灣有很多同修是大陸逃難過來的。所以我們以前在華藏圖書館，有一些老菩薩聽到逃難他就怕。在台灣沒有經過這個災難的人，他沒感覺，他沒這個經驗，不知道。但是在大陸逃難的，在日本侵華的時候逃難，國共戰爭的時候又逃難，逃怕了。所以為什麼有些人都趕快移民到外國？怕戰爭，逃難。

戰爭怎麼來的？為什麼有戰爭？這世界上為什麼會有戰爭？古大德給我們講，「欲知世上刀兵劫，但聽屠門夜半聲」。他說你要知道我們這世界上為什麼有戰爭，你每天到屠宰場去聽聽，那些雞豬、牛羊被屠宰，那時候發出來的慘叫聲，你就知道這個世界戰爭的原因，就是殺生來的。你現在殺牠，牠心不甘情不願，牠就有怨恨心，將來因緣遇到，牠就自然去報復，牠就報仇了。所以殺生這樁事情，事實真相就是冤冤相報沒完沒了，殺來殺去，吃來吃去的。《楞嚴經》佛給我們講得很清楚，「人死為羊，羊死為人」，人

現在吃羊肉很好吃，那隻羊過去生牠也是造殺生業，造罪業墮到羊裡面去，現在償還債務被殺了吃，但是牠罪報受滿牠也會到人間來。人這殺生惡業造多了，死了之後也會墮到畜生道去當羊，然後就換人被羊吃，羊到人間來做人，人投胎到畜生道去當羊，這樣殺來殺去，吃來吃去，這樣六道輪迴，冤冤相報沒完沒了。這段給我們說明這個，說人跟動物被殺那個情況一樣不一樣？我們仔細去觀察，真的是一樣的。

「觀彼宰割之後，或五臟已剖，而口猶吐氣；或咽喉既斷，而眼未朦朧。與吾人類當臨欲命終之後，痛苦欠伸，點頭熟視，異乎不異？」這一段就是說動物被宰割之後，我們看到殺雞殺鴨的，被宰割五臟已剖，剖就是給牠剖開，裡面內臟給它挖出來，挖空。有些動物被殺了，五臟已經被剖開，內臟被拿出來，但是牠的命還沒斷，而口猶吐氣，口還在吐氣。或咽喉既斷，而眼未朦朧，這以前看我父親殺雞，都是脖子毛拔一拔，一刀就下去，割下去，割下去咽喉就把它割斷了，血都流出來了，但是那個眼睛還沒有闔起來，眼未朦朧。這裡給我們講，與吾人類當臨欲命終之後，痛苦欠伸，點頭熟視，異乎不異？我們人快死的時候，我們人類要命終的時候，很痛苦，點頭熟視，這一口氣快斷的時候非常痛苦。

我父親要往生的時候，那個痛苦，我去照顧他一個星期，那個痛苦要代替他都沒辦法。那我知道他很苦，學佛知道過去殺生的業造太多，造得太重。所以臨命終的時候那種痛苦，跟眾生被殺的時候的痛苦，情況完全是一樣。在中壢善果林劉林長有一次給我講，他說他看到他們那個里，他們的過嶺里，那邊以前有個殺豬的，死的時候，他的形狀就跟豬被殺的時候情況一樣。這是讓我們去觀察，動物被宰殺跟人快死的時候，那種痛苦情況異乎不異，一樣不一樣？仔細觀察，沒有兩樣。

「於此忍心殺之，其恨何如？於此買而放之，其感又何如？」你說動物這麼痛苦，我們忍心這麼殘忍的心去給牠殺了，你想想看，牠被殺，牠那個心怨恨到什麼程度？怨恨何如？牠這個恨有多深？我們不要說人家給我們殺了那個怨恨很深，就人家給我們打一巴掌，我看你就氣他一輩子，你都消不掉。甚至不要說打一巴掌，給你罵一句，講一句不好聽的話，恐怕你都放在心裡，放到死都還記得，某某人給我罵了一句話。你看一句話你的恨都難消，何況給牠殺了，你說他這個恨有多深！這講殺生，你跟眾生結冤仇結得多深。放生，又反過來了，如果牠要被殺，你給牠買了放了，牠對你的感激又如何？比如說我們快要被人家殺死，忽然有個人給我們買了放了，你對這個人會不會很感激？當然非常非常感激，那個感激就無法用言語去形容。動物也是一樣的！

所以我們每次去放那個，最近，我們上個月，去放那個好像鰻魚那一類的，生命力很強的，還有烏龜。我們放鰻魚跟烏龜是最明顯的，一放下去，鰻魚還會起來跳舞，我們都用錄影機把它錄起來，牠們還會表演，牠沒有趕快跑，牠就是在那邊表演給我們看，轉了三圈。二〇〇七年我到大陸去，去浙江天台山國清寺，我們也買些烏龜，餘姚宗教局副局長他也很有善根，我們說要放生，他說要跟我們去放生。我們買了很多烏龜，烏龜一放下去，看牠們盤旋三圈，還給你點頭示意，後來我們就跟牠講，你趕快走，放你一條生路趕快走。牠停留很久牠才走。可見得牠很感激你，我們在很多地方放烏龜，都看到這個。所以看到這個，有時候就用錄像特寫鏡頭給它錄起來。這就可以說明，你放了牠，牠很快樂，牠得到解脫，得到解放了，大陸講解放，我們給牠放生，牠得解脫，就叫解放，牠就很快樂，很感激你，這個我們可以理解的。

下面這段講，「放生不可有常期，恐人因吾買放，反致購求物

類也。放生不當有常所，恐人伺吾放後，旋復盜取也。放生不必拘常物，不論物命大小，悉宜救濟也。」這段就是剛才我講過的，放生不可以有常期，常期就是固定的期限，我下個月十五號去買，到哪一家去訂。像我們基金會剛開始放生，到鳥店去訂，我們訂一千隻，老闆說只剩五百，那你趕快去幫我抓，再抓五百。這就是這段講的，恐人因吾買放反致購求物類，恐怕人家因為我們要去買這個物來放生，反而他再去抓得更多，他為了要賣給我們，他原來沒抓那麼多，生意沒那麼好，他沒抓那麼多。我們現在要放生，生意可好了，而且都不用講什麼價錢的，而且一批就是這麼大宗買賣，他就拼命去抓了。所以這個不可以有常期，不可固定的時間去買。

放生也不當有常所，常所就是固定的場所，你固定到一個地方去放，恐怕有些專門在殺生的人，你這邊放這麼多，我們剛好，你前腳放，我後腳來抓，旋復盜取也。反而提供讓他們造更多殺生的機會，這個也要避免。放生不必拘常物，常物就是固定一種物命，這個物命，不論物命大小，物命凡是牠有生命的，大的也好，小的也好，飛禽、水族類的、走獸，我們都可以放，有這個因緣就可以買來放，悉宜救濟也，都可以救濟。所以基金會他們放的是海陸空都有放，海就是水族類的，鳥類就是空中飛的。走獸，基金會以前都買野生動物，在台灣有些原住民專門在捕捉野生動物，抓猴子、山羌這一類的，比較稀罕的野生動物。但是現在有些野生動物也列入被保護的範圍，這個法律有定了這些不能捕捉的。放野生動物，這些走獸，飛禽走獸。所以放生也不必一定都買固定的物命，物命有因緣我們都可以放。像剛才講的，我們道場一個出家眾，她家裡養的羊，那也是一個項目。這個放生的項目也是創一個先例。所以這都要放，不一定要固定什麼物命。

我們看下面這一段，「吾崑放生會，唯清涼庵最善。由其創始

之時，善友先捐百金，貯之典鋪，每月收其息以放生。而於會期四五日前，又各分小單於與社之友，屆期零星攢湊，並不獨藉乎典息。此所以久行而不替也。舉會之日，各誦《華嚴經》五卷，香燭薪水之資，三人為之均任。尤屬眾擎易舉，他處可以為法。」這個一段是周安士先生他們家鄉有個放生會，他說他們家鄉放生會，唯清涼庵最善，清涼庵辦的放生會是辦得最好。崑就是崑山，在中國江蘇省崑山這個地方。崑山不曉得大家有沒有聽說過，可能這邊的同修比較沒聽說過，台灣的同修，現在很多台商都在崑山，崑山那個地區台商很多。我們布里斯本澳洲淨宗學會前副會長林居士，他們就有公司在崑山。周安士先生他是江蘇省崑山那地方的人，所以他這裡講吾崑，就是講他的家鄉，在清朝那時候，有一個清涼庵辦放生會辦得最好。

為什麼它辦得最好？因為它創始之時，善友，就同參道友，發善心的這些同參道友，大家就捐錢，捐百金。捐的錢貯之典鋪，典鋪在古時候叫錢莊，我們現在叫銀行。大家捐放生款，一筆錢就存在銀行定存，大家知道銀行有定存嗎？知不知道？銀行有固定存錢的，然後利息比一般活期存款要高一點，那你比如說過一段時間可以領出來，這古時候也有。就存在典鋪，每個月就收定存的利息，拿那個利息來放生，它一個母金放在那裡，每個月都有利息，拿利息的錢來放生。而於會期四、五日前，又各分小單於與社之友，利息之外，在放生前的四、五天以前，又發一些小傳單給放生會這些會友、這些社友，大家願意再出錢來隨喜的，零星再收一收，再把它湊起來。並不獨藉乎典息，並沒有說完全就是只有以利息來放生，還是有給人家隨喜的，除了利息之外，還給人家隨喜，湊起來一起去放。此所以久行而不替也，所以他們這放生會長期的辦，辦長期的，辦得最好。

舉會之日，各誦《華嚴經》五卷，要放生這個時候，這個日期，都會先誦《華嚴經》，先誦五卷。香燭薪水之資，三人為之均任，譬如說誦經要用到買香、買蠟燭，還有請工人去買物，這些運費種種的薪水的錢，有三個人發心平均去分攤。我們在放生聯誼會也有跟大家說明，過去我們佛陀教育基金會放生，二十六年前他們剛開始辦都沒經驗，人家放生一百塊，一百塊全買了。後來算一算那還要車子，開車送去放生，車資也沒有，工錢也沒有，油錢也沒有，後來簡豐文只好自己掏腰包。後來在圖書館放生，韓館長她就把這個列進去，就是說放生款是有包括運費、油資，還有一些開銷的。我們跟大家說明，大家知道了，我們就不背因果；如果你不說明，我這個要給你放生的，怎麼可拿到用其他地方，你少買一條生命，這就要背因果。所以這個要跟大家說明，大家同意了，我們就照這樣來辦。後面講，尤屬眾擎易舉，他處可以為法，眾擎就是大眾發心，這個事情就容易舉辦。現在我們在台灣舉辦放生聯誼會，很多人參加。三年前我在布里斯本，在澳洲淨宗學會，也很多人參加，聽說我們雪梨這邊也辦過，也很多人樂意參加。這些做法大家可以參考。發明這段文我們就講到這裡。

下面給我們舉出六條公案，就六條故事，「下附徵事（六條）」，下面附帶給我們引證曾經發生過的事情有六條公案。第一條「放豚放兒」，這個公案就出在《法苑珠林》。「晉杜永平，梓潼涪人也」，梓潼涪人，就是四川省涪林縣那邊的人。「家巨富，有子十歲，名天保，甚愛念之。太元三年，暴亡。未幾，家中母豬生五子，一最肥，將殺以饋官禮。有一比丘，忽謂杜曰：此豚是君兒也，何相去百餘日，而遂忘耶？言訖，但聞香氣累日，遂放此豚，憐而養之。」這是一個公案，公案是發生在晉朝的時候，有一個人他叫杜永平，這個人是梓潼涪人，就是四川省涪林縣這個地方的人。



他家裡巨富，就是很有錢，有個兒子十歲，這個兒子名叫天保，甚愛念之，杜先生很愛護他這個兒子。但是這個兒子短命夭折，太元三年暴亡，暴亡就是突然就死掉，他這個兒子十歲就死了。

未幾，未幾就是經過沒有多久，經過沒有多長的時間，杜先生他家裡的母豬生五隻小豬，五子就是生五隻小豬。以前我們家有養豬，母豬生小豬這些我也看過，小豬生出來。母豬生了五隻小豬，生了這個五隻小豬，其中有一隻是最肥的。杜永平先生他就準備把這隻最肥的小豬把牠殺了，殺了饋官禮，饋就是贈送，送給官府做為禮物。母豬剛生的小豬，那個豬很小，大家有沒有聽說吃烤乳豬的？有沒有？烤乳豬，就是豬剛生出來然後就去烤。杜永平先生他家母豬生了五隻小豬，準備把這隻最肥的殺了，然後送給官府做禮物。

這個時候有一個比丘，一個出家人比丘，到他家來，這個比丘忽然來了，就給杜永平先生講，忽謂杜曰，就是忽然有個出家人來到他家，就給杜先生講。他說此豚是君兒也，他說你要殺的這隻小豬就是你的兒子。何相去百餘日，而遂忘耶？他說你這兒子才死了一百多天，剛剛做了百日，才死了一百多天，你怎麼這麼快就把他忘記了。這個比丘給他這麼一講，講完之後就走了。但聞香氣累日，但是聞到很香的香氣一天都沒散。這個比丘，我們就知道了，一定是佛菩薩示現來點化他的。那個小豬就是他剛剛死去的兒子，投胎到他家變成豬。所以比丘就給他講，你們父子才離開一百多天，怎麼就忘記了？遂放此豚，憐而養之，杜永平先生聽到這樣，他還是有善根的，就把這隻豬放生，憐就是憐憫，把牠養起來，就不殺牠，這隻豬當然就變長生豬。就像我剛才講的，我們道場那個出家眾，她父母養的羊本來都是給人家殺的，現在變成長生羊，就不殺牠了。這是一個公案。

我們看下面，周安士先生按照這公案來給我們做一個分析解說。「（按）佛言：有生之屬，或多宿世父母六親。儒者不察，以為何忍作此種想。獨不念作此種想，猶且不忍，豈其殺之而食，反可忍耶！一言以蔽之，曰：弗思耳。」按照這個公案，周安士先生引用佛在經典上講的話，有生之屬，或多宿世父母六親，就是有生命的動物，大多都是我們宿世的父母、六親眷屬，現在改形易道不認識。所以我們吃這些動物，往往都吃到我們過去生的父母兄弟姐妹、六親眷屬，吃到這些，這個也是事實。根據這個公案來講，他兒子死了一百多天投胎到他家做豬，他父親也不知道，不知道他兒子投胎到他家做豬，還準備給他殺了，當作禮物去送給官府。有儒者，就是有一些讀書人，他提出些意見，他說佛家講的怎麼忍心做這種想法？為什麼要有這種想法，去想這個動物都是過去生我們的父母、六親眷屬，怎麼忍心做這種想法？這意思就這樣。

周安士先生又說明了，獨不念作此種想，猶且不忍。周安士先生就講，那為什麼不想一想，有這種想法，你尚且不忍心，不忍心想這些動物就是我們過去生父母、六親眷屬，這種想法你都覺得不忍心這麼想了。豈其殺之而食，反可忍耶，豈就是那怎麼可以，你那個想法你都覺得不忍心，你怎麼可以再把牠殺了，來把牠吃了，反而你忍心這麼做，你反而忍心這麼做，你認為那種想法都不忍心，那怎麼把牠殺來吃了你反而忍心？意思就這樣，這很奇怪。所以一言以蔽之，一言以蔽之就是總說一句話，用一句話來講，弗思耳，就是沒有好好去想這個道理。這是第一個公案。

接下來我們講第二個公案，「賣豬賣子《冥報記》」。《冥報記》我們過去圖書館印過，我們現在華藏淨宗學會印過。「隋大業八年，宜州皇甫遷，曾竊母錢六十文，母索錢不得，舉家盡遭鞭撻。明年遷亡，託胎其家豬腹中，豬稍長，賣於遠村社主家，得錢六

百文。是夜，其妻方睡，即夢豬云：吾是汝夫，為取母錢六十，累合家拷打，罰為豬，不意被汝賣去，幸速贖我，稍遲則被宰矣！」我們先講這段，這公案出在《冥報記》，《冥報記》最近我們道場有印，也有白話註解。這個早年我在圖書館，還沒有出家的時候就看到這本書了。這是唐朝吏部尚書唐臨他蒐集的資料，他蒐集的流傳下來的，它是記載唐以前的。隋朝大業八年，在宜州皇甫遷，在宜州這個地方有一個皇甫遷這個人，他曾經偷竊他母親的錢，有六十文的錢，古時候的錢六十文。母索錢不得，他母親六十文的錢掉了，到處找都找不到，找不到她知道被偷了。皇甫遷又沒有去告訴他母親，這個錢是他拿的，害得全家的家人都遭受到鞭撻，被鞭打。這是連累到其他人，連累到全家的人都被打。

明年遷亡，隔一年皇甫遷他就死了，死了之後他就投胎到他們家裡的豬腹中，投胎到豬腹裡面，投胎去做豬了。豬稍長，這隻豬就是稍稍長大，比較大了，還不是很大，他們家人就把這個豬賣了。賣於遠村社主家，這就是距離他們比較遠的一個村莊，一個社主的家裡，賣給別人。得錢六百文，得到的錢是六百文。是夜，就是他們家賣豬的這天晚上，其妻方睡，皇甫遷他的妻子剛剛睡著。即夢豬云，就夢到這豬來給她託夢，說吾是汝夫，他說我就是你的丈夫，你的先生。為取母錢六十，累合家拷打，為了偷取母親的錢六十文，他沒有跟他母親講，害得全家被他母親拷打，死了以後被陰間的冥官罰為豬，處罰他投胎去做豬，就投到他家來做豬，來還債。不意被汝賣去，不意就是沒有想到，沒有想到被他妻子賣掉了，把牠賣給遠村的人。幸速贖我，牠說你趕快拿錢去把我贖回來。稍遲則被宰矣，如果時間慢一點，我就要被殺了。

「妻覺，猶不甚信，少頃睡去，復夢如初，其情轉迫。乃披衣叩姑門，而姑坐起已久，各述所夢而同。時已半夜，而社主尚遠三

十里。其母恐不肯贖，乃以錢一千二百文，命長男並遷之子同往。社主因社期已迫，堅拒不允。乘夜仰有勢力者強贖之，社主乃放豬歸。」我們先講這一段，這一段就他的妻子，他的太太，醒過來，妻覺，醒過來了，猶不甚信，她不甚信，她覺得這個夢不曉得是真的還是假的，不太相信這個夢。她又去睡，少頃睡去，沒有多久她又睡了，睡了之後又作這個夢，跟剛才一樣，而且在作夢看到她先生給她講那個情況就變得更迫切了，叫她趕快去給牠贖回來。她再作這個夢，她就覺得這個夢不尋常，趕快披衣，穿了衣服去敲她婆婆的門，姑就是古時候叫舅姑，就是公婆，敲她婆婆的門。而姑坐起已久，她這個婆婆坐在床上已經坐了很久。各述所夢而同，她婆婆也作了同樣的夢，婆媳兩個講出來的夢一樣。

但是那個時候三更半夜，晚上十二點。而社主尚遠三十里，買這豬的社主主人距離他們家有三十里路這麼遠，古時候交通不便。要去把牠贖回來，其母恐不肯贖，他的母親恐怕覺得這個社主要給他贖回這隻豬，恐怕那個社主不願意，所以就加倍的錢給他。乃以錢一千二百文，就是加了六百文給他去贖這隻豬。命長男，命他的大兒子，並遷之子，以及皇甫遷的兒子同往，拿了這個錢去贖那隻豬。社主因社期已迫，堅拒不允，社主買了這個豬，雖然多了六百文要給他買回來，但是他們要殺這隻豬的時間已經訂好了，這期間已經很緊迫，社主他堅決拒絕不願意再給他們買回去。但是她的大兒子乘夜仰有勢力者強贖之，沒辦法，去拜託地方上有勢力的人，勉強的給社主那隻豬贖回來。社主乃放豬歸，社主最後不得已，就放這隻豬還給他們。

「道經曠野，兄語豬云，審是吾弟，可先行。豬即先行到家。」他這長男，就是他的大哥，皇甫遷是弟弟，他的大哥跟他的侄子，把變成豬的皇甫遷贖回來。贖回來就路途當中經過曠野，他哥哥

就對豬講，他說如果你是我弟弟，應該認識家的路，可先行，你走在前面，就叫那隻豬先走。豬即先行到家，豬就走在前面，牠就自己走到他家了。

「其後鄰里共為嘲笑，子女恥之，乃私告曰：吾父如此，累兒女何以見人！父向與徐某甚厚，盍往其家，吾等送食可也。」這豬回到家之後，他們隔壁鄰居，同一里的這些人，都對他們家嘲笑，你那個兒子死了做壞事變成豬，鄰居都笑話他們，笑話他們家。皇甫遷的子女感到非常不好意思，子女恥之，他父親墮落變成他們家的豬，常常被鄰居拿這個話題當笑話來嘲笑他們。他們子女就私下商量，乃私告曰，吾父如此，累兒女何以見人，他說我們父親是這樣的一個果報，連累到兒女不能見人。所以他們就商量，父向與徐某甚厚，盍往其家，吾等送食可也。他的兒女就商量說，他父親在生前一向與一個姓徐的徐某人交情非常好，交情甚厚，盍往其家，就是應該可以送到他們家去。吾等送食可也，送到他們家，豬要吃的食物我們再送過去他家，送到他父親生前這徐某的家。

這隻豬聽到他們兒女商量，決定這麼做，「豬聞之，涕淚交流，搖尾竟往徐家，相去四十里。大業十一年，豬遂死於其處。」這個豬就是他們的父親，他的兒女怕被鄰居笑話，所以就計畫把豬送到他父親生前很好的朋友徐某人家裡，他們再送食物過去。豬聽到這個消息就流眼淚了，搖著尾巴竟往徐家，就往徐家走，徐家跟他們家相距四十里，這麼遠的路。到了大業十一年，豬遂死於其處，大業八年，這個事情到大業十一年，一共三年的時間，這隻豬就死在徐某人他家裡了。這是《冥報記》記載隋朝大業年間的一樁公案。

下面周安士先生按照這個公案給我們做個簡短的分析，「（按）改頭換面，一家俱不識矣，所以六親畢竟是空。」我們眾生

道生死輪迴，你人死了又生，改頭換面又去投胎，一家人見面也不認識。所以六親畢竟是空，不是真的，是因緣和合聚在一起的一個假相，所以它當體是空的。這是勸我們不要去執著，這個事情、事相是有，但是它畢竟是空的。所以我們現在做夫妻父子、兄弟姐妹，六親眷屬，在這個階段，這個因緣，大家是這個關係，死了之後這個關係就沒有了，改頭換面又不一樣。你看原來是他的父親，一投胎到他家去當豬，反而被他家人要去賣、要去殺，六親這個關係就不存在了。所以這就是空。空是講這個道理，空不是講什麼都沒有，如果執著空，那問題就嚴重了，那就變斷滅見。所以現在斷滅見這個思想害人就很深，大家以為造了惡業沒關係，反正死了什麼都沒有了。不是，死了那個問題才嚴重，死了你還會去投胎，是換一個環境，換一個身體，你造惡業就到三惡道去，很恐怖，問題很嚴重，這個不能不知道。

下面這個公案是「救羊救女」，這個公案也是出在《法苑珠林》，我們把它念一念。「救羊救女。唐長安風俗，每過元日，遞相設宴。有筆賈趙大，次當設席。其日賓至，見其碓上有汲水繩，縛一童女，年可十三四，身穿青裙白衫，泣告客曰：吾乃主人女也，往年盜父母百錢，欲買脂粉，未及而死，其錢現在廚房西北隅壁孔內，今罰我為羊。言訖，客諦視之，乃一青羊，而白頭者也。驚告主人，主人問其形貌，宛如亡女，死二年矣。急索廚中，錢猶在焉。於是送羊於僧舍，而合門齋戒。」這又是一個公案，這是救羊救女。

我們時間到了，這個公案我們晚上再來講解，我們這堂課就先講此地。